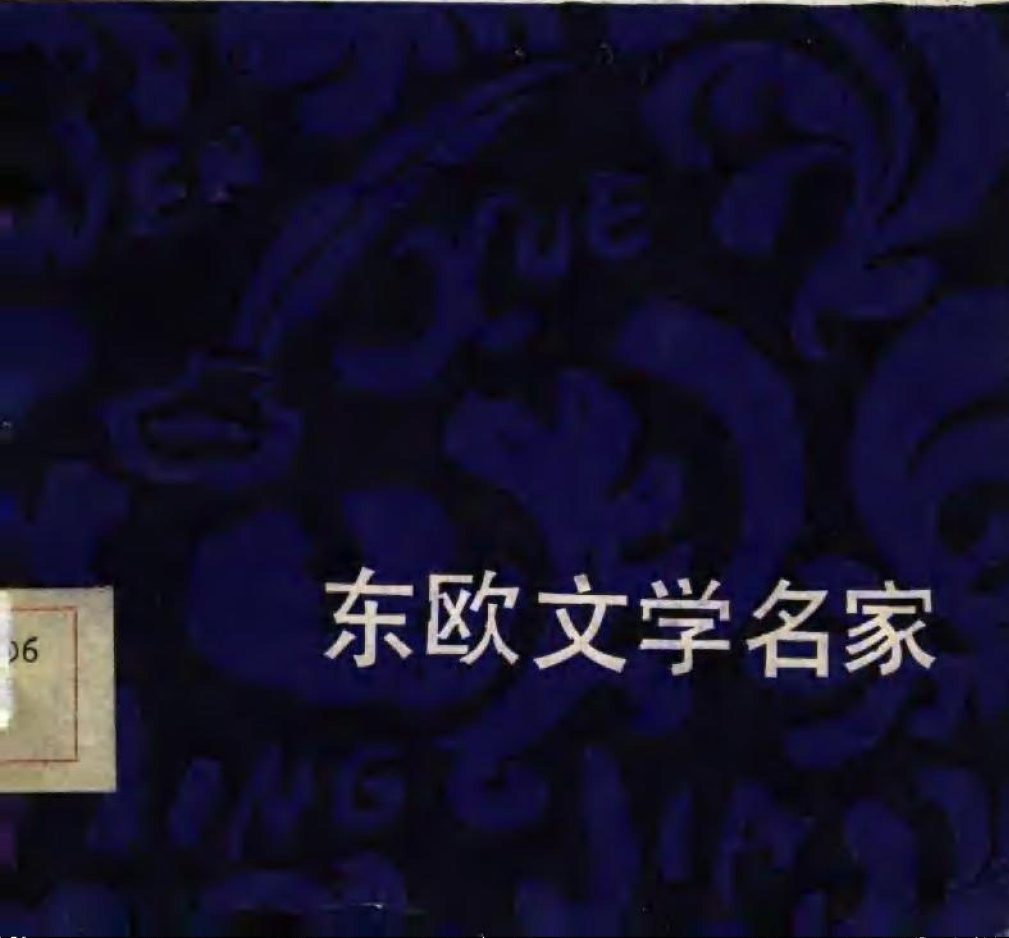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杨明生

封面设计：蒋 明

东 欧 文 学 名 家

Dongou Wenxue mingjia

王荣久 李南友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7 12/16·插页 2·字数 178,000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

统一书号：10093·643

定价：1.00 元

目 次

亚当·密茨凯维奇·····	1
鲍日娜·聂姆曹娃·····	15
裴多菲·山陀尔·····	24
留宾·卡拉维洛夫·····	40
亨利克·显克维支·····	55
赫里斯托·鲍特夫·····	63
阿洛依斯·伊拉塞克·····	88
扬·鲁卡·卡拉迦列·····	103
图多尔·阿尔盖齐·····	122
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	135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	151
马太·扎尔卡·····	161
列昂·克鲁奇科夫斯基·····	175
尤利乌斯·伏契克·····	195
格奥尔吉·卡拉斯拉沃夫·····	207
尼古拉·扬科夫·瓦普察洛夫·····	223
主要参考书目·····	240
后 记·····	242

亚当·密茨凯维奇

Adam Mickiewicz

(1798—1855)



亚当·密茨凯维奇是波兰民族最优秀的诗人，也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勇战士。他于一七九八年出生于立陶宛的诺沃格罗德克附近的查阿西村。立陶宛在十三世纪前是个部落民族，受日耳曼人的统治，后来成为立陶宛大公国的一个省。一三六八年在反抗日耳曼民族条顿骑士团侵略的斗争中，同波兰结成了联盟，并于一五六九年与波兰王国合并成一个国家——波兰贵族共和国。可是当密茨凯维奇诞生时，正是在一七九四年科希秋什科领导的爱国起义失败后，波兰已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第三次瓜分，立陶宛沦为俄国的管理地区，他正是属于他自己所说的“一出世就遇到奴役，在襁褓之中就被钉上了锁镣”的那一代波兰人。因此，密茨凯维奇的童年是在异族的统治下度过的。从小就懂得“祖国没有自由，何谈家庭温暖”。

诺沃格罗德克是一个古老而优美的城市，这里有森严苍老的古堡、残破的教堂、旧式的花园、神秘的客店、沉郁苍凉的民歌，……而故乡的一草一木往往对一个刚来到人世的人来说是最

神圣的，这些都对密茨凯维奇幼小的心灵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故乡是多么美丽，然而这美丽的家园，她不再是属于自己的民族，故乡是多么神圣，可是她不再是属于波兰民族这个主人。异族的铁骑正在她的身上肆意践踏、蹂躏。这种爱国主义的情绪，对异族憎恨的心理，在他心中萌芽、生根，在他后来的诗歌中激荡，而故乡美丽的景色，又时时启迪着他的诗灵感。

密茨凯维奇的父亲尼古拉·密茨凯维奇曾在柯希秋什科领导的反沙皇的起义军里当过兵，后来在本地镇上的地方法院里当律师，但他对法院里的工作兴趣不大，却对各国的政治问题兴趣十足，他经常注意阅读有关拿破仑出兵大捷、攻占欧洲一些国家的消息报道。有一个时期，拿破仑军队的总部就设在密茨凯维奇家在诺沃格罗德克的祖宅中，因为他们的祖上是波兰贵族。拿破仑的尚武精神给密茨凯维奇父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尼古拉·密茨凯维奇暗暗希望拿破仑能打败俄国、普鲁士及奥地利，这样波兰好有希望脱离俄国，恢复自由的地位。

密茨凯维奇的父亲还喜爱诗歌，时常朗诵文艺复兴时期波兰一些诗人的著作，并给密茨凯维奇讲述波兰的民歌和动人的传说。他母亲巴尔拉是一位农庄管家的女儿。

一八一一年初，父亲病逝了，家里十分穷困，一家靠着父亲剩下的唯一的一点积蓄过日子。一八一五年，密茨凯维奇十七岁，由于他学业成绩优秀，作为一名公费生进入当时波兰的文化中心之一的维尔诺大学，临走时，慈爱的母亲拿出家中最后的几个金币，给他在大学里使用。密茨凯维奇坐着笨重的运输马车，离开了美丽的故乡，来到了人们熙来攘往的古老的维尔诺。当时，维尔诺大学不仅在波兰闻名，而且在欧洲也很有名声，当时这里已经开始讲授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学说，他入了哲学系。这里拥有一些当时闻名波兰

甚至欧洲的教授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以及闻所未闻的进步思想，使来自小村镇的密茨凯维奇惊喜不已，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并与同学们进行讨论，他们经常在学校的花园里或宿舍里争得面红耳赤。入学第一年，他就得到了哲学副博士的学位。第二年，他转入文学艺术学院。他读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还掌握了希腊、拉丁和古波兰语。

在大学里，他便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当时，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思想壁垒十分分明，斗争十分尖锐。一种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一种是向沙皇侵略者屈膝投降的奴才。密茨凯维奇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一八一七年加入了学生中的秘密团体“爱学社”，并且是这个组织六个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为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奋斗，密茨凯维奇和他的朋友们又在一八一九年组织了爱光社，爱光社是个公开的组织，但成立不久，就被迫解散了。此后，他们又组织了“爱德社”的秘密团体。这些组织的宗旨是通过“为祖国文化、道德”服务，求得波兰的新生。直到一八一九年大学毕业后，密茨凯维奇仍然与这些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大学毕业后，按照当局的规定，凡是享受公费待遇的大学生，毕业后必须为当局服务六年。于是他被分配到外省小镇科甫诺的中学当教师。这里偏僻苍凉，死气沉沉，贫穷落后，使密茨凯维奇感到十分枯燥乏味。在沉闷的教书生活里，他只能从阅读和写作中找到安慰。开始时他特别醉心于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歌德、席勒的作品，后来又对英国诗人拜伦的诗着了迷。

一八二〇年，他写了一篇抒情短诗《青春颂》，这首诗不仅是革命青春的颂歌，也是一篇争取光明的战斗檄文：

“到处是没有心，没有灵魂，只有骸骨的人们；
青春！把你的翼翅给我吧！”

我要翱翔于这死灭的世界之上，
向幻想的天堂的境界飞行，
那里：神圣的热情产生了奇迹，
洒下了新奇的花朵，
以希望掩复着它的黄金的光明。”
“年轻的朋友们，联合起来！
大众的幸福是我们的方针：
以团结而坚强，以热情而智慧，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前进！”
“粉碎理智所不能毁坏的一切，
达到目光所不及的远景：
青春！你的手臂恰象是电闪，
你的飞翔恰是老鹰。”
“大地上无情的冰雪，
和遮掩着光明的成见一齐消隐；
自由的曙光，我向你致敬！
救世的太阳跟着你升起来了。”

这首诗号召青年们起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虽然这首诗一直到一八二七年才准公开发表，但它在公开发表前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而且成了一八三〇年华沙反对沙皇起义的战歌。当时，在华沙市政府的墙上就写着《青春颂》的最后两句。

在写出《青春颂》一诗后不久，密茨凯维奇的母亲不幸病逝，他的初恋的对象又同别人结了婚。他的初恋是很不幸的。在他还在诺沃格罗德克时，他就爱上了一个出身名门的姑娘玛丽拉·维雷施查库芙娜（在他的诗作中以玛丽尔卡闻名），但她并不喜欢他。这使密茨凯维奇感到十分伤心，于是请了一年的病假，回到

他上大学的城市维尔诺去。在这一年中，他到处奔波，把全部的时间花在出版自己的诗集上，他的朋友帮他做杂务，校稿样，找出版社接洽。一八二二年二月，密茨凯维奇的第一部诗集《歌谣与传奇》出版了。它标志着波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浪漫主义时期。《歌谣与传奇》中的诗歌想像力丰富，语句通俗，表现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奋发的热情和激昂的精神。这些诗歌是他根据民间传说和歌谣进行创作的，反映了农村普通群众的生活情趣和道德观念。有的诗还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道德败坏，具有反封建的社会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波兰那些守旧的古典派批评家们大为不满，他们攻击密茨凯维奇是“毫无学问的打油诗人”，写不了“高雅”的诗歌。同样，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小人物”却很喜欢这些诗。这部诗集的最早主顾就是那些保姆和仆人，特别是对社会现实不满、眼望未来的年青的一代。该书一出版，就一销而光。

一八二三年，密茨凯维奇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歌集。这一部题名为《格拉席娜》。《格拉席娜》是故事诗，诗中塑造了女英雄格拉席娜的崇高形象。她美丽、勇敢，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保卫祖国，在一次与日耳曼十字军武士作战的时候，她穿上公爵的紫色战袍，驰骋在疆场上，直到她牺牲后，人们才发现这位英雄原来是一个女人。该诗集中还收有《先人祭》第二、四部。由于这两部《先人祭》是在维尔诺附近的科甫诺地方写的，后来人们都习惯地称之为“维尔诺《先人祭》”。《先人祭》第二部通过农奴对恶霸地主亡灵的复仇，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凶狠残暴。第四部则塑造了一位沉浸在痛苦中的失恋者古斯达夫的形象。

《先人祭》是立陶宛的民间祭祀仪式，这种富于幻想和神秘色彩的仪式，在密茨凯维奇的家乡十分流行。在这个诗剧里，他得出结论说：个人的痛苦比起人民的痛苦来毕竟是占次要地位的，而幸福，只有人民的幸福，那才是最大的幸福，也为了人民的幸

福，我们才值得去为之斗争，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八一五年以后，作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和国际宪兵的沙皇政府，对波兰人民实行了全面的血腥镇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波兰国王，他的兄弟康士坦丁担任了波兰军队的总司令。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使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特别是密茨凯维奇仍与其保持联系的“爱德社”的青年大学生们的活动更加频繁。一八二三年，沙皇驻波兰总督参政员诺沃西尔佐夫来到维尔诺，并派出了大批密探，镇压学生们的爱国活动。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密茨凯维奇和他的一些朋友被捕入狱，被关入巴西尔修道院的监狱里，监狱生活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次年，以“宣传轻率的爱国主义”罪名被判决流放俄国内地去教书。一八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密茨凯维奇离开了祖国，开始了三十一年的流放生活。并且一别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苦难中的祖国。

密茨凯维奇先被遣送到圣彼得堡，当他被分配到内地的一个省去工作时，他选择了敖德萨。但到敖德萨后，那里没有教师的空缺，于是他同他的朋友热符斯基作伴，到克里米亚旅行。克里米亚的绮丽风光使他心迷神醉，写出了《克里米亚十四行诗》。

《克里米亚十四行诗》于一八二六年出版。该诗集包括“爱情十四行诗”和“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十四行诗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密茨凯维奇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是一组脍炙人口的诗篇。诗中，他对克里米亚的险岩、翻腾呼啸的大海都进行了精彩的描写。这里壮丽的风光，他乡作客的情思，时时唤起密茨凯维奇对苦难中的祖国——波兰的怀念：

“繁华的、可爱的国家在我面前展开，
美丽的脸傍着我，白云在天空遨游，
为什么我的心依然永远悲悼着

遥远的地方和更遥远的时候？

立陶宛啊！……

我宁愿在你的沼泽中间经行。”

他从克里米亚回来后，在莫斯科的总督府中谋到了一个职位。在此期间，他以立陶宛异教时代的名公爵同条顿集团的斗争为题材写成了《康拉德·华伦洛德》的长诗。故事说：立陶宛受到日耳曼的侵略，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立陶宛大公有一位名叫阿尔富·倭尔特的女婿，他孩提时曾被日耳曼军队掳去，并在他们中间长大，一位年老的立陶宛教士哈尔班教育着他，使他对祖国充满热爱怀恋之情，对蹂躏祖国的敌人仇恨满腔，在他离开日耳曼回立陶宛后，发现祖国处在危险中，于是他到敌人那里去，打入他们的部队，经过曲折艰辛的历程，取得了日耳曼十字军团的信任，最后以康拉德·华伦洛德之名被选为十字军团的最高统帅，他在指挥军队对立陶宛作战时，故意延误时机，使骑士团全军覆没，敌人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判决他死刑。

密茨凯维奇以隐晦的手法，影射当时的波兰和沙皇俄国。当时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官读了这首诗，但并不理解它，居然批准它付印。这首诗和《克里米亚十四行诗》使他成为很出名的人物。著名的席娜伊达·沃尔恭斯卡雅公爵夫人将他介绍给上流社会，许多贵妇人听他用波兰文讲解，沃尔恭斯卡雅夫人成了他的翻译。他出入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并且获准到外地去旅行。在一个时期内，他有点满足于这种上流社会的活动，使他的诗歌创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社交界，由于他卓越的才华和出口成章的特长，使他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好评。他参加莫斯科诗人和作家集会，在那里他认识了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两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先人祭》第三部的《彼得大帝纪

念像》中，曾记下了他和普希金于一八二九年的一天在圣彼堡一次谈话的印象。当时两人合披着密茨凯维奇的一件斗篷，在著名的彼得大帝纪念像脚下躲一阵雷雨：

“一个雨夜，两个青年站着谈得正投机，
合披一件斗篷，紧握着手。
一个是从西方土地来的巡礼者，
沙皇的严威的无名受害者；
另一个是俄国的著名歌手，
他的诗歌为北国各地人民所热爱。
虽然他们的友谊开始不久，
一个伟大目标却使他们携手。
……”

普希金在不少诗中也谈到密茨凯维奇，在《给M·》一诗中，普希金说：

“他生活在我们中间，
一个对他是陌生的民族中，
他对我们并不心怀憎恶，
而我们爱他。他温柔、敦厚，
聆听我们的谈话。
我们向他倾诉我们纯洁的梦想和诗作。
（他的灵感得自上天，
他从高处观察人生。）
他常常谈到未来的时代，
那时候，各民族忘却纷争，

联合在一个大家庭中。

我们贪婪地倾听着这位诗人。

他去西方时，我们用祝福给他送行。

……”

《康拉德·华伦洛德》于一八二八年十二月出版后，远驻华沙的俄国警察觉察了作者的真实意图，他们向彼得政府发出了警告。密茨凯维奇的朋友得到这一消息，没等警察动手，就由沃尔恭斯卡雅夫人运用她的影响，为他弄到了一张无限期的护照，凭着这张护照，他于一八二九年五月上了一条英国船，躲在船舱里，从此他永远离开了俄国，踏上了德国的土地。

初到德国的几个月，他经常和旅馆主人谈天，练习德语。在柏林听过哲学家黑格尔的演讲。一八二九年八月，密茨凯维奇和他二十六岁的朋友奥迪涅茨携带着波兰艺术家、圣彼得堡的宫廷钢琴师曼诺芙斯卡夫人的介绍信来到魏玛，拜见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他们受到歌德的热情接待。当时歌德已八十高龄，然而他仍然努力追随各种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密切地关心政治与经济生活，这种精神，给年轻的密茨凯维奇以很大的鼓舞。

在这个时期，他游历了欧洲不少地方，考察民情、饱览风光，他游览了布拉格、日内瓦、罗马等地。在罗马时，他曾热恋过爱娃·安克维卓芙娜，他甚至在宗教信仰上也受到她的一定影响。开始，爱娃的父亲反对他俩的爱情，然而正当她父亲即将同意他们结合时，密茨凯维奇却突然离开了罗马，而且再也没有见面，但他一直想念她。这种眷恋之情，在他后来的作品《塔杜施先生》中有许多流露。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波兰起义爆发了。起义战士经过一天多的浴血奋战，把俄国军队赶出了华沙；华沙获得了解放，

成立了临时政府。这个消息传到罗马，正在那里逗留的密茨凯维奇欢欣鼓舞，他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一八三一年夏初到达普鲁士占领的大波兰，但在波兹南受阻，未能到达华沙。这个时候，他得悉华沙起义被沙皇俄国的军队和波兰大贵族镇压下去了，感到十分失望与悲痛。一八三二年八月，他随同起义的逃亡者们回到了德国德累斯顿。他在流亡者们的口中听到了这次起义的详细经过和动人的场面，深为感动。对于沙皇俄国和波兰大贵族残酷迫害、镇压华沙人民的罪行，他义忿填膺，于是挥毫疾书，写下了《先人祭》第三部。这是他早年长诗《先人祭》的续篇。两者相隔九年。这期间波兰民族的苦难日益深重，诗人过的也是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因此《先人祭》第三部较之前两部在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全诗洋溢着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华沙起义的革命斗争精神。这是一部反映当时革命活动的动人的政治诗剧，而不再充满失恋的痛苦之情；它不仅描绘了沙皇统治当局在一八二三年侦讯波兰爱国青年组织“爱德社”社员时的真人真事，而且反映了一八三〇年华沙起义失败后沙俄政府对波兰、立陶宛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诗中，既有波兰革命者的英勇斗争的场面，亦有对波兰的民族败类屈膝叛卖的无耻行径的描述，同时，它还通过参议员诺沃西尔佐夫的形象，揭示了沙皇统治者阴险狡诈、凶狠残暴的狰狞面目。诗中的主人公康拉德经过社会现实的教育，走上了社会斗争的道路。密茨凯维奇在诗中说：“他们杀害了波兰民族，把它埋在土里。……可是到了第三天，波兰民族就要还魂复活，重返人间，把欧洲各民族全部解放，使他们再也不受奴役之苦。人们说：‘我们有祖国，祖国是乐土。’可是波兰民族却说：‘什么地方有苦难，什么地方就是我的祖国。’因为无论是在欧洲什么地方，只要人们受到压迫，要争取自由，我们就要在那里奋斗，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岗位也就在那里。”他写这部书的用意，就是要振起

波兰人民的战斗精神。

当然这部作品还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性，诗中主人翁康拉德是个脱离人民进行个人奋斗的革命者，而且由于作者受到宗教的影响较大，因此作品中神秘色彩很浓，但这些仍然削弱不了本书的战斗性。这部书在几个月内连续再版，受到波兰人民、波兰在外国的侨民以及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该书不久被翻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密茨凯维奇的这部作品为波兰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之一。

密茨凯维奇的战斗精神是令人敬服的，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欧洲的情况下，他居然敢于把斗争的锋芒直指沙皇，写下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诗句：“原来开采出来的是铁矿，正好打把板斧砍沙皇。”

一八三四年二月间，他又完成了另一部巨著《塔杜施先生》（又名《在立陶宛的最后一次袭击》），全诗有十二卷，将近一万行，所描写的只是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的事情，前十卷的一切行动不过五天，后二卷还不到一天，诗人对每一事件和每一个人物都作了极为深刻而细致的描写。

这首长诗（或称之为诗体小说），写于一八三二——一八三四年间，正如密茨凯维奇所说，是“在巴黎的人行道旁”，“关起门来不听欧洲的喧闹”，“在一群亲密的朋友们中间写成的”。它被人称之为立陶宛的生活的百科全书。

这部民族史诗以一八一一年——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进攻俄国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立陶宛有世仇的两大家族年轻一代的恋爱故事，描写了波兰贵族的生活和矛盾，叙述了波兰爱国志士为祖国的复兴所进行的反对沙俄侵略者的斗争。故事具体内容是：波兰贵族索柏利查族的雅采克，因向霍勒须珂族御膳官女儿求婚不遂，在俄国人来占领波兰时，用俄国人的枪杀死了御膳官，又

夺取了他的堡垒。后来雅采克忏悔他不该在外国人蹂躏自己国家时还借助于外国人来杀害自己的同胞，他悔恨、痛苦万分，决心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财富，流落到国外去从事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委托其族妹泰力麦娜收养了霍勒须珂家的孤女，而且命其正在维尔诺留学的儿子塔杜施回家与霍勒须珂家的孤女结婚，以求得和解。而他本人，又设法以修士洛巴克的身份回到故乡，在贵族中进行反对沙皇俄国、解放波兰民族的宣传。同时他又设法与拿破仑军队进行联合，以反抗俄国的军队。在雅采克回到故乡时，适逢其充当大法官的弟弟与霍勒须珂家族中最后一个伯爵为争夺堡垒大厦发生械斗。俄国占领军将伯爵一方的人逮捕囚禁。修士洛巴克设计将俄国的官兵灌醉，放走了伯爵的族人，两族从此和解，共同抗击俄国占领军。修士洛巴克最后向伯爵家暴露身份，悔罪和解，共谋民族解放。雅采克的儿子塔杜施与伯爵等人遵照修士洛巴克的遗嘱，到华沙公国参加革命，和法国军队赶走了俄国占领军。塔杜施回家和霍族孤女佐霞结婚，并主动解放了他们自己的农奴，在领地内实现了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

这部史诗一出版，立刻得到波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沙皇俄国当局将它列为禁书，不准人民群众阅读，于是人民群众通过其他办法弄到这部书，私下争相传阅。当时在国外流亡的波兰战士读到这首长诗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写完《塔杜施先生》之后，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创作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他不仅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个天才的政治活动家，他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虽然他基本上不写诗了，但是政论文章却一篇篇像利剑一般射向敌人。

他为波兰流亡者的刊物《波兰民族巡视者》写政治论文，并担任该刊的编辑达三个月。他还写了《波兰民族巡礼记》的政治性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波兰流亡者

的地位及其任务，并且提出了“人民自由”、“欧洲统一”的思想。

一八三九年，密茨凯维奇担任了瑞士洛桑大学的拉丁文学教授。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四年，他又应法国政府的邀请，担任法兰西大学的斯拉夫文学教授。

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他的思想曾陷于苦闷和彷徨中，并一度陷入宗教迷信的活动中。但是一八四八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又激起了密茨凯维奇的革命热情，他离开巴黎，前往罗马，在那里组织了一支“为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波兰军团。在那里，他们和意大利革命军并肩战斗，共同抗击奥地利侵略军，为意大利和波兰的自由而战。他还给波兰军团制订了十几条包含有一些进步的波兰复兴纲领的规则。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一日，他率领波兰军团由罗马向米兰进发。沿途受到意大利人民的热烈欢迎。在罗马的波兰妇女日夜不息地为军团赶制军旗。

一八四九年三月，他回到巴黎，与激进派合作创办法文版的报纸《人民论坛》，为欧洲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神圣战争而大声疾呼。但同年十一月，《人民论坛》就被法国政府封闭了。为免遭迫害，密茨凯维奇在一位朋友家里躲藏起来。

一八五二年，他在一家工厂的图书馆里找到一个薪水微薄的职位，他和多病的妻子及孩子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但是他对波兰的最终获得自由、独立仍然充满信心。

一八五五年九月八日，他动身去君士坦丁堡，着手组织波兰军团，同时还准备组织一支犹太人军团，打算去参加于一八五三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他的意图是把遭受俄国、沙皇反动政府欺凌、压迫的所有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沙皇的统治，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

当时，他和另外两个同伴住在一间阴暗、简陋的小房间里，

用沙发当床，衣服当被子，行李箱当桌子，生活十分艰苦。一八五五年十月，君士坦丁堡挤满了开往克里米亚的军队，秋雨连绵，又脏又潮湿，许多人得了霍乱病。密茨凯维奇终日奔忙。有一天下午，他突然感到肚子剧烈疼痛起来，经医生诊断，他得了急性霍乱病。在那时是难以医治的疾病。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已垂危，波兰军团的一位军官前来看望他，他挣扎着询问自己的联队情况，但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他就昏迷过去，而且永远闭上了眼睛。他在世界上只活了五十七年。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密茨凯维奇的灵柩在波兰军团的荣誉军人和许多国家的公民护送下，运往法国，安葬在巴黎蒙特莫棱斯墓地。

一八九〇年，波兰人民又将他的遗骸运回祖国，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的瓦维尔王宫教堂内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这里安葬着波兰独立时代的国王和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等人。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过密茨凯维奇：“A·Mickewicz 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密茨凯维奇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的诗与人民血肉相联。他继承了波兰古典诗人和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优秀传统，汲取了民间诗歌的精华，加以发扬，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把波兰的民族诗歌的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